



中庸講記 (75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第三節 論戒慎恐懼是存養之事實，主敬之全體，兼動靜而言也，蓋自言動之時，以不動不言之際，無時不敬信，方是真能存養。不言不動而敬信，則言動之敬信，可知是工夫到盡頭處矣。論工夫次第，則先戒懼，而後慎獨，論工夫深淺，則先慎獨，而後存養，所謂一節密一節是也。蓋未動未言之先，早已敬信，既動既言之後，猶然敬信。只見暗室之中，一理渾然，充滿室內，其存養之功，戒懼之事有如此者矣。

「論戒慎恐懼是存養之事實」，
《中庸》第一章有講：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」這是我們要做的工夫。「存養」就是存心養性。

「主敬之全體」，到宋代才講主敬，程明道的弟弟程伊川所講：「……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」靜是直的在內，守義是方在外，《近思錄》就有這句道理：「君子主敬以直其內，守義以方其外。」

「兼動靜而言也」，動靜就是表裡一致；外表是行動，人家看得到，裡面人家雖然看不到，但心是一致的。

「蓋自言動之時，以不動不言之際，無時不敬信」，自己在講話、自己在行動之時，與不講話、不行動時，無時不敬信，仍隨時都有信心；不論有沒有動，都一樣有敬信之心，這才是存心養性，「方是真能存養」。

「不言不動而敬信，則言動之敬信」，與剛講的道理相同。

「可知是工夫到盡頭處矣」，是最高工夫。

《宋史·張載傳》云：「知化則善述其事，窮神則善繼其志，不愧屋漏為無忝，存心養性為匪懈。」

「不愧屋漏為無忝」，「忝」的意思是羞恥；這句話是說沒有對不起人的事情。

「存心養性為匪懈」，「匪懈」是不能懶惰；存心養性若停頓就沒有了，若有開始就能再繼續，但真能再繼續嗎？大家要了解一件事物若沒有繼續下去，接下來會一樣嗎？以修道來講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來的會一樣嗎？沒辦法！所以存心養性是一世人時時刻刻的事情，時時刻刻都不能懈怠、不能想癢（台語，心理上覺得厭倦、厭煩），心裡面不能離開存心

養性，若離開了，之後想再來接觸，不一定還能做到；若一失足要再來，是前功盡棄、一筆勾消，須重新開始。

存心養性的工夫你若停暈了（台語，停止、休息。此處指走偏），與運動一樣，有每日運動，身體都很好，若休息幾天，尤其是年長者特別有感覺，平時日日有鍛鍊，覺得一切都好好的，若身體失去了鍛鍊或休息一下，想要再重新開始，要運動得從頭來，有時走都走不動，什麼原因？要再訓練，很辛苦！所以我們修道，就如同運動一樣，要繼續不斷、不厭煩地做。

存心養性不是什麼大工夫，不是得用多少時間、多少財力或物力，不必！一個心念而已，不是嗎？這個心念時時刻刻都不能離開「旦宅」，不能離開這間房子「神之舍」，這個工夫很重要。

「論工夫次第，則先戒懼，而後慎獨」，工夫要從哪裡去做？剛講新道親問我要如何做？如何改？這就是次第。工夫的次第一定要從戒懼做起，我們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戰戰兢兢，不能大意，這很重要。

「戒」就是戒慎，「懼」是恐懼，這有兩個工夫。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

恐懼乎其所不聞」《中庸》，這是在講看不見的工夫，這個工夫若能做好，然後就能「慎獨」。

慎獨很不簡單，像袁前人、或一些前人輩，孤獨一世人，六十年都一個人居住，想想這樣孤獨，還能抱守住道心，相當不簡單！在第一章就講到次第，一定要這兩項先做。

「論工夫深淺，則先慎獨，而後存養」，工夫要深，一定要慎獨；有慎獨的工夫，才能存心養性。一世人時時刻刻不離開存心養性，什麼原因？他有慎獨的工夫。工夫的深淺在此分別。

「所謂一節密一節是也」，修道的工夫，一段一段都要用相當的功力。

「蓋未動未言之先，早已敬信」，內心看不見的，在我們的質裡面早就有敬與信。

「既動既言之後，猶然敬信」，做出來的也必須是有敬與有信。剛講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就是這道理。

「只見暗室之中」，人家看得到的時候這樣做，在暗室的地方，理氣阻礙更少，應該更能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才對，為什麼？因為暗室是



「一理渾然」，裡面都是理，「充滿室內」；但我們剛好顛倒，我們在沒人看見的地方較放肆，較沒有依理路而行，有人看見就能自我約束，這是顛倒錯亂的。所以我們今天要將理轉回來，不要顛倒；要二六時中，時時要存心養性。

「其存養之功，戒懼之事有如此者矣」，所以存養之功這節就是要告訴我們存養的工夫，及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」這件事情而已。這章是告訴我們這個意思，在沒人看見的地方更要敬慎，所以才講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」，這是這句道理的一個註解。

（續下期）